

新傳奇

CHUISHI BANZHANG

炊事班長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內容介紹 ·

本书包括四篇反映部队生活的故事：“炊事班长”写陆大才在初当炊事员时，思想不通，后来看到班长周似海在复员前夕，仍然积极工作，受到同志们的亲切关怀，深受感动，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一年前后”写机枪连刘存在寒夜里认真执行任务的情形；“杀猪”和“阿保”通过有趣的情节，亲切地描写了军民之间鱼水般的感情。

新 传 奇 炊 事 班 长 刘 道 琦 等 著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46 印张 18/23 字数 42,000

一九六〇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四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100

统一书号：T 10141·988

定 价：(5) 七 分

目 录

炊事班长.....	刘瑞瑜(1)
一年前后.....	刘瑞瑜(11)
杀猪.....	金元君(19)
阿保.....	馬真别(24)

炊事班长

刘瑾瑜

革命部队确实是一个大学校，一个伟大的集体，它会使你的思想纯洁，人格高尚。

——摘自陆大才的日记

后半夜的时候，西斜的月亮，照着地面，到处泛着清白的光。春天冰凉的夜风，簌簌地吹着。整个兵营听不到半点声响，静寂得很。食堂旁边一个黑影在月色里踱来踱去。这是三天前才调做炊事员的新战士陆大才。他手里捏着一块用纸包着的银圆那么大小的硬东西，回想着这几天来所经过的情况，他心里很不平静。

剛由新兵營到部隊，領導上分配他當炊事員的時候，他真象是聽到晴天一聲霹靂，心想：乡亲们鑼鼓喧天地送我，給我戴花，要我来保卫祖国，如今却要我去燒火做飯，當“伙夫”；這还有什么臉向家里人交代呢？當時他想提出不干這個，但一想，背包還沒放下，工作就講價錢，給領導印象多不好，等幾天再說。

到這個食堂的第二天下午，他就幫助伙房洗白菜，把在外面一層受了損傷的叶子剝下扔掉了。炊事班長周似海看到了，很是痛心，就說：“唉呀！陸大才同志，你這多浪費，好好洗洗還可以吃哩。這都是花幾分錢一斤買來的。”他听了很不舒服，心想扔掉幾片菜叶，唉什麼呀！有話就不能好好說，一張嘴就是浪費的帽子，誰還不知道是花錢買來的，我又不是瞎子。真是，搞這倒霉的工作，還要受氣。他又想，班長這個人也真嚕唆，組織上已經宣布

他要复員了，还摆什么架子。

第二天沒起床，班长問他：他說身体不好。早上班长为他燒了面条，他沒有吃。中午又为他做了五个鸡蛋，送去的时候，他仍說不想吃。班长轉身出去了，蛋碗里冒着热气，发出誘人的香味。陆大才肚子实在餓得很，便从床上坐起来，吃摆在桌上的那碗鸡蛋。正吃着，班长提着两个紙包又进来了，一見陆大才在吃，真高兴得了不得：“你吃东西了，好！多吃点，都把它吃完，吃完这再吃点水果。”原来他又到軍人服务社买了四个大苹果和一包餅干来。陆大才知道这是班长拿自己的津貼买的，他忽然感到慚愧，心里很不是滋味。

明天上午复員的老同志就要集中了，为了欢送老同志，食堂中午举行会餐。早晨起来的时候，伙房里的同志都劝班长去整理整理自己的东西，今天不要再工作了。可是班长怎么也不听，帮助杀猪，翻腸子、肚子，一双手

浸在水里冰了一上午，泡得通紅。草草地吃完了飯，又要到現場去給飛行員和地勤人員送開水。陸大才叫他不要去了，在家里整理整理東西。他說：“這是我最后一次送水了，以後你送的機會多着呢。”陸大才不讓他去，兩個人你爭我奪，結果班長和陸大才兩個人一塊去了。

到停機坪，班長把自己要復員的事告訴了一位來喝水的機械師，消息立刻象一股風似的傳開了，機械師、機械員、飛行員都擠來了，團長也从休息室走出來問：

“周似海同志，這次復員有你嗎？”

“是，團長同志，明早就集中。”

“到家後，可別忘了部隊，經常來信。”

“對！可別忘了我們，班長。”大家都附和着團長的話。

“哪能忘，我一定來信。”

離開那裏的時候，班長和幾十個人一一

地握手，上至团长，下至机械兵，几乎没有一个他不认识。陆大才真没想到，大家和一个炊事员这样亲热。

班长故意沿着滑行道，绕着指挥室前面的那条马路回来。他慢慢的蹬着三轮，细细地看着那宽敞的跑道，他对天空翻腾着的飞机，机窝里工作着的地勤人员，来回跑着的各种车辆和那指挥室旁边高竖着的风筒，甚至滑行道旁边的夜航灯都不放过，他都要俯下身来看一看。

他望着指挥室那通明晶亮的房子，感慨地向陆大才说：“离开部队真有些舍不得。一九五三年这里是一片荒坪，到处是坟墓，到处是烂泥坑。那时我们部队来到这里修机场，我也是当炊事员，要求直接参加挑石子挑土，上级没有批准，说这个工作也很重要，要保证同志们吃好喝好。我就每天给同志们送饭送茶，但送得最多的还是开水，每天一天到晚就蹬

着部三輪來回地跑。機場修好了，飛行部隊來了，我就每天給飛行員、地勤人員送水。一九五四年那年我們差不多天天和敵機打仗。飛行員上天之前，我常常敬他們一杯開水。有一次，飛行員盧士俊和吳驍喝了我敬他們的水以後，不一會就上了天，還不到十分鐘，四架敵機，就被他們一個擊落一架。我真高興煞了！敵機是他們打下的，可是我為這些英雄送水，我也覺得驕傲。”說到这里他停了停，然後帶着惋惜的口氣說：“以後給他們送水的機會不多了！……”

晚上，班長正在電燈下，一面和陸大才說話，一面把折得平整的洗得褪色了的舊軍裝一件件裝到木箱子里，三大隊一個飛行中隊長劉國強和下午在停機坪第一個聽到他復員消息的那個機械師來了。中隊長拿着一本嶄新的日記本和兩盒糖果，說：“這日記本是王團長捐給你的，這點糖是我們中隊同志們的

一点小意思，大家今晚还有别的事，委派我们两个来送给你。”接着机械师把一只崭新雪白上面喷着“奖给一级技术能手”几个大红字的脸盆搁到桌上，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意思。”

班长眨巴着眼睛，尽量不使眼眶里的泪水流出来，镇静了一会才说：“首长和同志们对我这样关心，我怎么说好呢？团长的本子和同志们的糖我可以收下。机械师同志，你的脸盆我无论如何不能收，这是上级给你的荣誉，……”说着又眨巴着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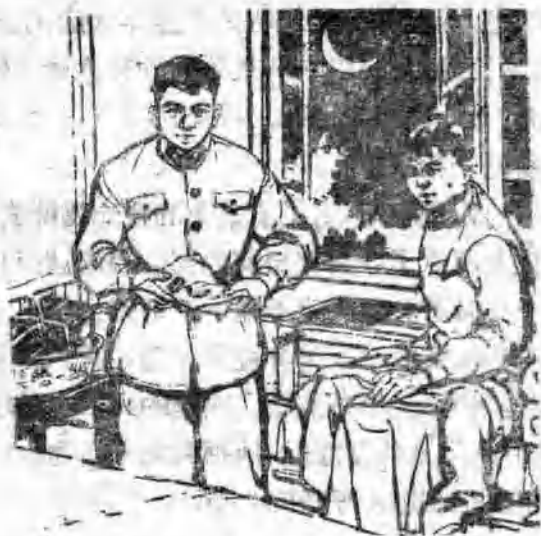
“怎么能这么说呢？周似海同志，你想差了，这脸盆送给你，并不等于我这个技术能手荣誉就去掉了。不要这样，你领着我这分心意，今后在一起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说到最后这句话的时候，机械师的眼睛也红了。

中队长也劝他：“周似海同志，你收下吧，平时你们俩不是很要好吗？老朋友就不要这

样。”这样他才勉强答应了。

班长整理着行装，陆大才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没有心睡，班长也没有叫他睡，想起一件说一件地把伙房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他。班长把东西收拾完毕，已经深夜十二点多了。最后他从小纸盒里取出一个扁平的小纸包来给陆大才：“这个送给你做纪念。”陆大才接过来，觉得挺压手，捏一捏，坚硬得很，“班长，这是什么呀？”班长没有回答。陆大才打开纸包一看，是个锡纸包着略成圆形的东西，揭去锡纸，那东西在电灯光的照耀下，象宝石一样发出金的、银的和红的闪光——是一枚纪念章。翻过来看，背面铸着“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赠。1954.2.17。”陆大才赶紧把它退给班长：“班长，这个我不能要！这是全国人民给你的荣誉。”

“怎么不能要，机械师的脸盆我都收着了。别的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有把这个送给



你，意义比较大一些，我走了，工作是你来了。”

陆大才在犹豫中收下了这枚纪念章。

他拿着纪念章在月光里踱来踱去。冰凉的夜风不断地吹着，但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寒冷，他心里热呼得很，他惭愧，觉得自己这

几天想入斜道了，比起班长来差得太远了。班长为什么把自己仅有的最珍贵的纪念章送给我呢？——他把自己的工作交给我了，把人民的委托交给我了。……

他走进寝室，看了看桌上的夜光马蹄表，已将近四点了；离伙房其他同志起床做饭只一个小时了。他决定不睡了，把纪念章小心地压到枕头底下，转身进了厨房，添了一锅水，烧起火来，准备煮饭。熊熊的火焰，透过灶门，映得他的脸通红，他那两只发亮的眼里，反照出正在燃得呼呼的火苗。

（插图 韩槌）

一年前后

刘瑾瑜

外出学习了将近一年，这次回队，一进门就看到光荣榜上贴着一张大照片，大眼睛，高鼻梁，上等兵军衔。“真是那小伙子吗？我心里一惊，他不是列兵吗？”但又想，外出将一年了，他军衔可能升了。相片下面贴着一张纸，上面的字写得密密麻麻。头一行是：“五好标兵刘客事迹介绍”。嘿！真是他。不见面还不到一年，他成了连里首屈一指的好战士，别人开一百公里车的油料，他能跑一百六十多公里；军、政、文、体“满堂红”，又是除四害的二级能手。

看着这些，我不禁想起去年冬天的一个

晚上，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忽然汽車轰隆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顿时一慌，心几乎要蹦到口外面来了，“糟了，睡过头了！”我赶紧坐起来，披上锦袄；一看窗外还是漆黑一片，北风刮得呜呜直叫，冷得叫人打哆嗦。我心才稍放宽了点：“还好，耽误不大。”连忙打开电灯，一看桌上的馬蹄表才一点二十分，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再看，一点不差。我以为是停了，拿过来一听，并没有停，滴嗒滴嗒的走得很好，我还是不相信，从衣袋里掏出手表来对，沒有錯，确确实实是一点二十分。

“难道我記錯了，第一批車不是四点三十分？不过飞行部队从来也沒有过一点多的車，再早也不过三点多。”我从抽屜里拿出今天的飞行供应命令来，看最早一批車輛到达現場的时间，不錯，是四点三十分。我正在納悶，門响了，走进来一个人。

“报告！……值班員同志，司机列兵刘容，



奉命执行任务，报到！”他的报告詞很不熟練，喊了“报告”之后，停了好久，才把后面話断断续續的說完。我一看，是个很年輕的我不認識的战士，光穿一身棉軍裝，耳朵鼻子冻得通紅。我問他：

“你的車應該几点到达現棉？”

“四点三十分。迟到了嗎？”他显得有些惊疑。我說：“沒有，提前到达，你看！”同时指桌上的馬蹄表給他看。他天真地笑了。

“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早呢？”

“我怕迟到了，就誤了飞行。”

我問：“过去怎么沒見過你？”

他答：“我在教練排学习，才毕业不久。”

野战机場，本来就是空曠曠的，这个值班室又是用竹子架成的临时性的房子，沒有一片砖瓦，只是在篱笆上糊层泥罢了；冷风从牆縫钻进来，凉透骨髓，而他就只穿了一身棉衣。